

遂川有个英雄坝

■李书哲

旗帜四处飞舞,冲锋的人们用肉身奏响了悲壮的凯歌。

三

边远、险峻、沉默的山脉,成了孕育中国革命的摇篮。

1928年4月28日,朱、毛会师于井冈山,成立工农革命军第4军,朱德任军长,毛泽东任党代表。

石门同乡、黄埔军校校友王尔琢的大名,王展程早就听闻。现在因为同样的信念,他们分别担任红4军第28团团团长和参谋长。

此时,湘粤赣三省军阀策划进剿,巨大危险逼近了井冈山根据地。赣军第27师杨如轩的第79、第81两个团从永新进犯。敌我兵力悬殊,红4军兵分两路,迎头遂川方向来敌,在宁冈、永新交界的七溪岭设伏阻击。

第28、第29团伴攻遂川,迂回攻击敌第81团。以少数枪支、多数大刀和梭镖为武器的第29团在黄坳首战告捷,击溃国民党军一个先头营。第28团赶上黄坳后向遂川进军,途中与敌第81团主力两个营刚一接触,敌人就逃跑,朱德率部快速追击35公里,一直追到五斗江,将敌人打垮,歼敌大部,缴枪数百支。随后追歼残敌,占领永新县城,粉碎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“进剿”。

首战告捷!接下来的七溪岭战斗、龙源口战斗,王尔琢和王展程率领部队所向披靡。战斗间隙,王展程常常在军事地图前来回踱步,彻夜难眠。他早已从稚弱的读书郎真正蜕变成出生入死的革命军人。

四

一场婚礼,带来了战地久违的欢愉。王展程因为工作中的接触,与段子英相识、相知、相爱了。

因为段子英在司令部宣传科工作,和参谋处仅一墙之隔,二人有过无数次的擦肩而过。王展程发现,这个从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走出来的湘妹子文静腼腆,说话做事却有板有眼,尤其是那双含笑的眼睛,和天上的星斗一样明亮。

傍晚的小溪旁,多了一对年轻人的身影。他们是战友,是同志,也是爱人。他们有相同的信仰,有说不尽的绵绵情话。他为她写下小诗:“战友本多情,革命亦思春。胜利期未远,谨此慰卿卿。”

王展程和段子英举行了简单的婚礼。此后因战局复杂,夫妻匆匆分别。得知妻子怀孕的好消息,王展程惊喜不已。红米饭南瓜汤缺油少盐,他就把伙食费一分分地积攒起来,换几个土鸡蛋,等到回家再带给妻子补身体。

1928年8月中旬,红4军第28团在桂东与井冈山根据地派来接应的红4军第31团一个营相遇后,合兵一处,返回井冈山。途中,担任前卫的第28团第2营第5连和追击炮连,受营长袁崇崇胁迫,企图投靠国民党军。王尔琢接到报告,决定亲自去追。王尔琢和王展程一路上策马疾驰,直到眼前一黑……

醒来时,王展程的肩臂已经缠裹纱布,躺在小井红军医院的病床上。画面在记忆中变得凌乱:有人突然倒地,有人受了重伤,自己失去知觉……听闻王尔琢牺牲的噩耗,悲愤难忍的他再度被剧痛折磨得昏了过去。

离散,再相聚。从茅坪爬山过坳,翻越几十里山路的段子英终于见到了王展程。她把泪水擦干,打来一盆水,拧干了毛巾,敷在丈夫发烫的额头上。

被敌人封锁的井冈山,此时俨然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。32间病房里,住满了200多名伤员。物资和药品更是极度缺乏。茶成了王展程疗伤的药。他坚持只肯用旧纱布沾茶水清洗化脓的伤口,虽比不上酒精,却有温和的功效。

五

1929年1月4日至7日,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联席会议。会议决定由朱德、毛泽东率领红4军第28、第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;第30团和第32团一起留守井冈山,由红4军副军长彭德怀和副党代表滕代远统一指挥。伤势尚未痊愈的王展程受命担任红5军副参谋长。

战事急转直下。黄洋界、八面山、桐木岭陆续失守,不足千人的守山部队和国民党军展开殊死战斗,伤亡惨重。突围过程中,部队被打散,有的仍在井冈山山,有的去了赣南,有的则去向不明。王展程和段子英决定,绕道湘赣边界追赶红军主力。

从井冈山到戴家埔的山林里,寒风的风刀般割在脸上,深深浅浅的脚印陷入雪地。夫妻俩感到前所未有的疲惫。途中,他们遇见了跟随彭德怀的李参谋,朝南的队伍又添一员。干粮早已吃完,只能进村讨吃的,他们小心翼翼地



猎(中国画)

岳岳进作



长征

第5543期



那一年,“千岛湖”舰开通了一部长途电话,安装在舰上的大会议室。舰上的每名官兵都领到了充值电话卡,休息的时候可以给家里打电话,但规定每人每次通话不能超过10分钟。舰上那么多人就一部电话,同时还要考虑国内亲友的作息时间,所以打电话的时间十分紧张。因为信号极不稳定,而且通话有延迟,通常是说完一句话,必须停顿一会儿,等听完对方的回话后,再说下面的话。即使这样,会议室依然排着长队。

有的人索性拿着书过来边看边等。满屋子都坐着人,若是和恋人通话,当真是“爱意怎么说出口”。谈话内容也不保密了,都敞露在同志们的耳朵里。有一天,战士李高涛兴奋地捏着话筒:“前面说的话没听清楚没关系,反正最重要的话我已经听到了,你说同意嫁给我了!”同志们都为他鼓起掌来。

大会议室在舰艙4楼,一遇大风浪,有的同志吐吐边打电话,其情可悯,其状难堪。

舱段值班长李文平日很文静,遇到特殊情况却有股拼命三郎的劲头。有天中午开饭时,甲板内通道海水管出现沙眼漏水,影响了舰员们正常通行,李文巡检时发现了这个情况。他迅速安排班里的战士去准备抢修工具,自己则用手堵住漏水口。海水顺着他的胳膊一直流到脚底,把他全身都淋透了。经过一个多小时抢修,管路修好了,李文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海水和汗水,“嘿嘿”地乐了。海水盐度高,管路长期经受海水的腐蚀,出现渗漏是常有的事,但不管哪里的管路漏水,李文都能够及时赶到现场,在最短的时间内排除故障。

操舵班班长朱文亮当兵16年了,即将复员离开部队,这次护航可能是他最后一次远航。他告诉我,当兵十几年,随部队在南沙守过礁,经历过没有水、没有菜、没有电话、与世隔绝的日子。如今随现代化综合补给舰远洋护航,生活条件、舰艇性能、保障能力今非昔比。这次护航配备到舰上的高速快艇,激发他更加发奋学习新装备、掌握新技术。后续护航任务中,他还创造了使用小艇救护商船伤员、大风浪里运送物资的纪录。

电工班班长方彬是江西上饶人,在舰上属于“老资格”。方彬沉默寡言,是一个朴实可靠的老兵。他对我说:“技术兵在岸上时,谁的本事有多大可能看出来,但一出海就是动真格的了,关键时刻必须顶上去。”方彬曾在导弹护卫舰上工作过。有一次刮大风,一艘外籍船只在东海遇险,他们受命前去营救。军舰顶着大风,舰体倾斜了三四十度,这时候舰上的一台电机出了故障。危急之际,方彬沉着应战,不到半小时就把电机修好了,原来是绕组线圈出了毛病。方彬只有初中学历,之所以电机修理技能如此高超,靠的还是苦功夫。初学技术时,他一天到晚背电路图,慢慢用死记硬背的办法把电机的构造摸熟了。参加技术比武,方彬次次都是第一名。

机电部门舱段班战士竺凯和邓朝胜睡上下铺,他们一个是浙江人,一个是湖南人,但这两人竟是同年同月同日生,现在又同班同床同机组,这算是一个小概率事件。小邓在舰上的主要任务是整理垃圾。小竺虽然学历没有小邓高,但兵龄要长一点,对部队的情况也更熟一些。小竺爱说笑,小邓多沉默。有一天,小竺看到小邓的身份证上出生日期竟然和他一模一样,从此俩人的关系越发亲近了。

小邓的岗位在飞行甲板下层的带缆平台,他每天的任务是对全舰收集上来的生活垃圾进行分类、整理、打包、搬运、储存、焚烧。军舰就是一个“流动的城市”,舰上生活着几百号人,每天要产生各种生活垃圾。每天小邓要对各部门收集上来的垃圾进行分类,纸箱、塑料瓶、易拉罐是“可回收垃圾”,把纸箱压扁后整齐码好,塑料瓶、易拉罐压扁后分类储存。果皮、手纸、方便面盒等为“不可回收垃圾”,用垃圾处理装置进行脱水、挤压后,制成类似“压缩饼干”的固体垃圾。餐厨垃圾经过滤水、搅拌、冲洗、烘干、压缩等多道工序,再用专用焚烧炉进行焚烧处理。处理垃圾又脏又累,干几天不难,几个月下来天天干这个活儿却绝非易事。小邓从无怨言,这个不苟言笑的大学生士兵令我充满敬意。

枪炮部门上等兵李高涛在亚丁湾见到了自己的哥哥李成,这事在舰上被传为美谈。李成随第4批护航编队来到了亚丁湾,哥俩相见了,在两艘军舰的舷边对话。

“我看你结实多了。”
“是啊,没事就好好锻炼身体。”
“你晋升军衔恐怕就要在这里了吧?”
“嗯,差不多吧。”
“我要上更了,下次靠帮补给再见吧。”
“哥,你多保重!”

我的战友我的舰

■丁小炜

哥俩同时参加护航,这种情况又是一个小概率事件。望着哥哥的背影,李高涛的眼睛湿润了。

我第一次到舰上的理发室去理发时,让理发员帮我理了和他一样的发型——短到极致的板寸。在舰上,这是最流行的发型。据我粗略观察,舰上70%的官兵都留了这种发型。实践证明,在大洋上远航,这种发型最受欢迎,我们笑称这是“护航头”。给我理发的是主机兵杨栋明,是一名头一年刚上舰的新同志。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理发,只要战友需要理发,他一定随叫随到。有时晚上他已经洗漱就寝了,但只要战友叫他,他也会马上穿好衣服起来给战友服务。一年多时间里,他义务为官兵理发1100余人次,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好评。还有一名理发员叫强小海,手艺也不错。我问他:“你晚上要值班,白天还要帮大家理发,累不累?”他笑着回答道:“这是我的工作啊,在舰上每个人除了岗位工作,好多人都要兼职做一些服务工作。”

信号兵朱锡波到亚丁湾两个多月时,父亲突发急病去世。母亲为了让儿子安心护航,一直没有把这个不幸消息告诉他。后来舰上领导得知这个消息,大家经过研究后,认为还是应该告诉他本人。舰领导和他谈过后,朱锡波表现得极为平静。随舰的心理专家郭勇大夫对他进行心理疏导。郭勇和他谈过后,感觉他很强硬,不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心理疏导。那些天,朱锡波一直沉默着,战友们也是偶尔和他握握手,或者拥抱他一下,给他安慰和支持。

我想,听到噩耗的那一晚,他的眼泪一定让亚丁湾的海水更咸了一点。鉴于他的特殊情况,舰上决定让他随第3批护航人员返回国内,没想到朱锡波却婉拒了领导的安排。他写了一封感人肺腑的请战书:“我属于父母,更属于祖国和人民,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,请给我继续战斗的机会,完成好护航任务才是我对父亲最好的祭奠。”

有一天我去报房“拷”报纸,舰上只能看前一天的报纸内容,是由机关每天将《解放军报》的电子版打包后通过卫星传到舰上,我们再用硬盘去舰上的报房拷下来看。虽然麻烦一点,但能看到头一天的报纸已经很不错了。在报房值班的战士徐乐意喜欢和我聊天,我们从海盗的袭扰,谈到他分手的女友,也说到战友朱锡波的事情。徐乐意幽默地说:“你这几个字从何而来?”他说是他自己总结的。他说鲁迅先生说过:“伟大的胸怀,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——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命运,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自己的不幸。”我在心中暗暗感慨:“我年轻的战友们啊,有责任、有情怀,更有见识、有思想……”



往期美文
扫一扫,听“长征副刊”

回望初心

幸福之根,复兴之源

一

夏天的罗霄山脉郁郁葱葱,潮湿湿润。此行甚远,我为一个陌生的名字而来。因工作缘故,得知江西省遂川县戴家埔村有一座建成不久的烈士纪念馆。我怀着好奇,在党史书籍和网上寻找与这个名字有关的一切。

王展程(曾用名王展臣,王展成),湖南省石门县人,曾参加北伐战争、南昌起义、湘南起义,后随起义军到达井冈山任红4军第28团参谋长、第2纵队参谋长。参加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“进剿”、反“会剿”斗争和赣南、闽西地区的游击战争。1929年4月牺牲。

纪念馆中央的半身铜像,英姿勃发,剑眉明眸,目光如炬,直视前方,鼻梁高耸,如山川弧线,难掩英气和自豪。井冈山斗争中,他任参谋长的第28团先后取得过五斗江战斗、七溪岭战斗、龙源口战斗的胜利。

墙上悬挂着他的生平简介、影像资料。我仰头,认真读着,屏息凝神。

二

1929年2月,大雪如席,覆盖了崇山峻岭间的戴家埔。山麓上移动着3个身影,走在前头的是红4军第28团参谋长王展程。他步履踉跄,疲惫、枪伤撕裂着透透的肉体。冰寒入髓,他心中燃起焦灼。

王展程出身农家。如果不是因为革命,很大概率上,他会重复父辈们的路,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但命运出现了意外。在长沙政法学校,他接触到了政治、经济、法律,他跑步、打球和游泳,他在煤油灯下读《先驱》《新青年》《劳动者》。散发着油墨芳香的进步文章,犹如电石撞击。《共产党宣言》的战斗号召,更是在意气风发的少年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

学业结束,王展程南下广州,辗转进入黄埔军校,和日后成为我军著名将领的曾中生、刘志丹、段德昌等成为同学。1926年10月,王展程如期毕业,很快加入革命队伍。如同水滴汇入大海,他自己也化身为助推革命波澜的一分子。他先是追随朱德参加南昌起义,后来又协助朱德举行湘南暴动。刀、枪、

龙潭杜鹃红

■梁路峰

山川览胜

灿烂文化,大美中国

几场大雨过后,红色的杜鹃花漫山遍野,开满了五百里井冈山。夏日里,我来到龙潭。龙潭坐落在井冈山北面、黄洋界南麓,距茨坪约7公里。这里以群瀑集聚为特色,素有“五潭十八瀑”之称。从龙潭、金狮面到小井红军医院、小井红军伤病员殉难处,一路走来,自然与人文景观融为一体。

攀上龙潭山峰,仰望远处的山峦,呼吸井冈山浓烈的红土气息,一阵丝丝缕缕、幽幽淡淡的馨香扑面而来。想当年,老一辈革命家董必武来到龙潭观园,曾欣然题写了“四面重峦障,五溪曲水萦”的诗句来赞美龙潭的秀美。

远处飘来一阵山风,夹着丝丝暴雨,漫舞飞扬,拂面清凉。那瀑布似雨非雾,那雾似瀑非雨。龙潭瀑布栈道,树木葱茏,枝繁叶茂,绿树遮荫。栈道曲折蜿蜒,随着沟谷千绕百折,两侧青山峡谷,陡崖峻险。峡谷间可见悬崖陡立,眺望远处,只见山间一条如织的溪水与另一旁似飞的碧玉潭相遇。碧玉潭怪石林立,水草丛生,碧水青石,点缀于清晰的水底,涓涓溪水“哗啦啦”从山间潺潺流泻,清凉透彻。

红枫、银杏、水杉、鹅掌楸,散发出淡淡的芬芳。多姿多彩的山雀、红尾